

經部

厚齋易學卷二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七

經下篇 損益

䷨ 兌下艮上

損

林黄中曰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損之為名由有餘而起也益之為名自不足而生也　又曰滿招損

謙受益若多寡適稱則无所損益矣

都聖與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損陽之饒益陰之乏者自然之理天之道也老氏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故陰卦虛而宜益陽卦實而宜損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則坤益于上而為艮乾損于下而為兑損下益上則致損之道此卦之所以成損也注謂非補不足則失之矣

蘭惠卿曰損益二卦專為三陽設也損乾之九四

故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故曰損下

棄卦陰陽適停而取損有餘補不足之義何也陽饒而陰乏陽富而陰貧陽實而陰虛故陽雖三爻為有餘陰雖三爻為不足故損陽謂之損益陰謂之益損益二卦皆主內卦而言也損者損內卦之乾也益者益外卦之坤也此損則彼益矣此益則彼損矣內此外彼也至孔子贊之則易內外而為上下

都聖與曰以損為損者物也以損為益者道也方損方益方益方損者時也凡不可損者皆成已者也凡不可不損者皆害已者也

張敬夫曰天下之理不過適中損者所以裁束而歸于中道爾有當損者有不當損者一以中為準則无過不及矣唯中故能適時之宜合理之正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損益也特時有過則當損不及則當益爾卦三陰三陽本不可有損益也唯其陽

偏于陽饒而向長陰偏于陰乏而向消故損九三向長之陽以益上六向消之陰則陰乏得陽而濟陰消得陽而止三陰三陽居然適停此損之所以為理之當然者也若以人力私意自為損益則非易矣

賛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朱子發曰益上矣而謂之損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矣非益也

耿睎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李子思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為損益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戒也　又曰陽實在下此天下萬民富實之象也惟斯民富實之時則差可損下以益上若斯民之困匱而損之不已則民之凋瘵乃國之殄瘁故聖人因陽在下而

後以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許之

劉氏曰古之為人上者无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治古之事

鄭少梅曰儒者不達陰陽之旨遂以聚斂裒克為損孔子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安有聚斂裒克之意邪

林黄中曰然則元吉有孚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

其義安在也鄭康成曰猶諸侯損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

李氏曰舉天下而奉一人則所損在下所益在上而享上之道得行焉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說卦曰損德之修也　又曰損先難而後易　又曰損以遠害

郭子和曰世以損有損下厚己之意故以損為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下損上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

為君子或損而為小人一治一亂莫不謂之損也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彖言利有攸往而贊言其道上行或不知居尊之義以天下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進矣

案損有二義損善以益惡損民以益國損君子以益小人則損為害義德之喪也損不善以益善損國以益民損小人以益君子則損為遠害德之修也唯所引用爾經言正理孔子多反凶為吉以開諭

人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林黄中曰孔子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是益不必賢于損損不必不如益也時所當損不可不損時所當益不得不益此損益二卦之義也損益二卦以盈虛消息而成其在六爻以始終盛衰為義何則始乎損者卒乎盛始乎益者卒乎衰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歎子夏曰夫子何歎焉

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

案損者衰之始益者盛之始方損益之初未遠盛衰也要其終而盛衰乃見矣林說以序卦損而不已必益為義

右明卦義

象賛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正叔曰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又澤在

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又下兑三爻皆上應是説以奉上皆損下益上之義也

程可久曰山澤氣塞時之損也損下益上埶之損也

林黄中曰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山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澤動則損山自然之象也

此明象

程正叔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本也峻宇雕牆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王景孟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葢所以遏人欲而復天理者也始終六十四卦大抵皆然而尤深切

著明者于謙也節也損也之三卦見之蓋人之情莫不欲倨肆之為便而誇尚之為高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謙退之道焉人之情莫不欲侈縱以自適而淫溢以自盈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節止之道焉人之情莫不欲衰克以自肥而忿戾之是恣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又大不可也易有自損之道焉蓋聖人者天理之盟主微易則斯人天理日負而人欲日勝易微此

三卦則所以抑人欲而復天理者又或緩而未切著而未明矣

右明卦用

序卦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石守道曰又如蹇難已散當有損益如三王隨時改易是也

林黄中曰自解之損坎變為兑震反為艮損川為澤損長為少也

案蹇解皆四陰二陽故損益以三陰三陽濟之損陰益陽見于卦序而成卦之義損陽益陰无非用中之權也

右明卦序

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贊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王景孟曰損而有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此之謂可貞之道有攸往而利也

楊中立曰損之不以其道則民不應不應則不孚不孚則凶咎隨之矣尚可以為正乎不可正則无往而可也

朱子發曰上下无不信乃可以損以人情莫不欲損也

李子思曰財賦之所取皆信其非奪我之財也力役之所加皆信其非奪我之力也

閭丘逢辰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

貢助征役有國家者所不能免也但用之有節取之有制不失信于民則自然樂輸以奉其上矣

都聖與曰下樂以享上而吉吉而後无咎

李季辯曰天下之人皆有愛君之心故相與出力以奉上聖人為之斟酌立一定之法夏商周之貢助徹不過什一皆損下益上之義也其義盡見于損卦蓋損之始出于斯民奉上之誠心以孚為誠似非本指

故曰有孚必得六五之位然後可以受天下之益

故曰元吉无咎其法不過天下之中正故曰可貞
出力奉上然後可得而治故曰利有攸往
案卦之為義理雖一貫其象則取之六爻有孚元
吉謂六五九二也九六之應无相間礙故有孚五
居君位故元吉无咎可貞謂初九六四也各當其
位故无咎故可以貞利有攸往謂六三上九也九
三往而上得其益故利
說者皆知利有攸往為上九而有孚則多以六

爻皆應此于爻象未害而經指則各有所指不相參也其餘則不知所指矣

右明卦占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贊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耿𥡴道曰享上之謂享享亦有備物者然損下益上則二簋用享可也禮之或豐或儉唯其時而已

朱子發曰損之用不可常也往而不已將何之乎故曰曷之用此因上九之往以設問也

亦通

劉氏曰曷之云者度時以審其可用也地產養形簋所盛也卦有益柔之象故以簋言

李子思曰二簋在下二陽爻之象

朱子曰言當損時雖至薄无害

林黄中曰此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國莫重于

禮禮莫重于享

李氏曰言趨時之事蓋當時之歟則殺禮所以從

宜

案下之奉上葢謂之享燕禮之重亦謂之享此損下

益上之時則言諸侯享天子之禮也古者享禮以

四簋為中故陳饋八簋以為盛而二簋用享以為

可酌其中而損益之也以二簋言者下卦三陽九

三一爻既往于上卦之上矣下二陽爻應乎四五

皆有奉上之義故以取象也坎之時艱難多事禮文多闕故六四之于君工樽酒簋貳可以納約蓋以一簋貳一樽也損之時非不能為禮也殺之而已故以二簋為享視坎猶為備禮也抑觀自坤之外諸卦之彖未有如損之反復告戒之詳且悉者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也

右明卦彖

初九㠯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贊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張舜元曰兑動而下故戒之曰已事遄往无咎

李仲永曰上以事使下謂之使下以事事上謂之事

鄭舜舉曰損下益上故下當損而上不當損損剛益柔故剛當損而柔不當損初剛而在下四賴其損者也則宜速往以益上

右明占

鄭舜舉曰量其所受隨罷而止酌之義也

呂與叔曰所以酌者以其剛也

林黄中曰居最下之位兼有餘之資在損之時當損以益上滿而不損必有決之者矣酌取水也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損澤以益山故有酌損之

象

程可久曰方在初未過也可遄往上應而後无咎

上合志也謂告其損下而斟酌之勿令後深

李子思曰已事遄往者在下酌損之者在上當損之初先爲在上者酌損之戒則下其可重損乎

李季辨曰遄往者下之人奉上之誠酌損者上之人愛下之仁也

游定夫曰損下以益上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之

右明象

王景孟曰兑三爻皆損下益上者也然九二則以

弗損而為益六三則以獨行而得友初九之陽方盈在下則當損下之盈以益上之虛此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者也則當速往乃能不失以下事上之職而獲免厥咎雖然當酌而損之使下之所以供乎上者其心不厭而上之所以取乎下者其道不窮

蘭忠卿曰量其輕重而使之適中此損之六爻以剛柔適中為吉過剛過柔則凶

張敬夫曰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過也易所以戒焉凡所謂酌損之弗損益之者言不過損也所謂損一人損其疾者皆理之所當損也案以所損之事亟往奉上則免爾責不供之咎上如水焉酌之不竭澤也兊為澤故有酌之象六爻唯初以剛居陽為過于當實所宜損者也初實四虛初下四上故當損之以益四也言酌損于无咎之後補爻辭未盡之意

右明爻義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贊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游定夫曰兑之情悦而陽之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

程可久曰損而得中利于正固以守之征則過中矣損下而過中凶之道也

李季辨曰初酌損得宜矣二又損則過故曰利貞

征凶謂宜以中正之法取民過征則凶也什一天下之中制多取之則爲桀少取之則爲貉以此爻得中故寓聖人立法之意

耿睎道曰損上益下過亦无傷損下益上過則有害故初九已有酌損之戒九二損既得中故利貞征則過矣

蘭惠卿曰二本陰位今以陽爻居之是弗損而反得益者也或者以弗損益之爲无所損益是不知

小過弗過遇之弗遇過之之意也損下益上非特取民之法諸侯職貢皆是也夫損下益上三最比上故已損之若又損二以益五則過矣故許之以貞吉戒之以征凶夫二陰虛不足者也九陽實有餘者也弗損乎九則有益乎二矣故曰弗損益之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聖人作易之微意

右明象占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贊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說卦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此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筮者當致一也

程可久曰友言心志之相得謂上九也

李季辨曰三陽並行兩不成奇一不成耦必一陽二陰然後剛柔奇耦皆相應故説卦又取致一之義

右明象占

楊中立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

程正叔曰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道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程伯淳曰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只是二也

張敬夫曰三居下體之上位之高物之盛數之當然者也是故聖人于此極言萬物損益之理焉

又曰天下之理一陰一陽一男一女一唱一和一柔一剛大至于天地細至于蟲魚事事物物莫不皆有自然之對非有待于人爲者此天地之至理也過此則爲贅少此則爲虧贅者不得不損虧

者自然相求艮兑交而為咸咸交而為損損之中三與上復交焉此夫婦交感化育之事也中庸曰其為物不貳故其生物不測天地發生萬物不過二氣交貫誠一無二況人者天地之心哉

劉氏曰古之大臣曰孤曰卿孤卿之命名取其无朋卿之執羔以其不黨是人臣當致一以事君也

案孔子言致一謂兩人則致一也一則獨三則雜矣

右明爻義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賛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楊中立曰損之為卦用下益上則上皆獲益者也郭立之曰損其害己者然後遄有喜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為損之初也故曰損以遠害李季辨曰當損去蠧財害民之政使遄往奉上者皆有樂輸其上之意如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之類則无咎

案初九陽實有餘當損之以益六四陰虚之不足者也而九二間焉則為已疾者也六四當受初之益而隂柔虚弱所最求益者也然而居損之時則所宜損者損其疾已者耳果能損九二之疾使初九之遄于奉已則有喜矣隂虚之有待于富實其情然也凡有喜有慶云者皆内外相應之情也受下之益而有疾之者使不得通焉咎之招也今損其疾而使之遄而有喜何咎之有説者謂損六四偏

于隂某之疾或又謂意必固我遷怒貳過之為疾者皆非

右明象占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賛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林黄中曰以六五之中行固已足乎己而无待于外矣而上九之富又自上而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

又曰非其求而得之是以謂之或也 又曰

爾雅有十龜之名漢新莽傳有十朋龜貝葢古有此稱謂崔氏曰元龜直二十八貝雙貝曰朋程可久曰古者寶龜而貨貝十朋之龜猶言大寶也龜決疑之物賢智之象

朱子曰柔順虚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筮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蔺惠卿曰十者極數也朋者陽朋也離為龜順與

損之自二至上益之自初至五皆外實中虛有離之象所以取諸龜也九二者六五之應上九居六五之上二陽為朋　又曰九二正應非益我者也故不主二而言上九上九自他而來益我者也

李去非曰得尊位居中而受九二之益者也而上九又或從而益之或之者疑之也疑於過也欲違而弗克也其惟居之以損乎

案九二當損以益五而上九近而相得乃或益之自

二至上有龜之象損一益一乃其常也二陽並益一陰故有十朋之龜之象五君位也已損而受天下之益不為過故元吉

右明象占

吕與叔曰當損下益上之時五以柔中居上損上益下之時二以柔中居下天下之益皆歸焉莫之致而至至斯受之故弗克違凡損所以為益居損獲益為得其元故曰元吉居益獲益則欲長保故

曰永貞吉

右明爻義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贊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李子思曰上九本以坤體而受乾之施以為艮則是既得益矣至是无復可損者故曰弗損益之

蘭惠卿曰上本陰爻陽往居之是弗損而反受益者也何咎之有利在貞固守之爾三往為上九居

一卦之外故曰利有攸往自内之外故曰得臣无

家

程可久曰既得六五之君則不專在於六三之應故得為臣則國爾忘家也鼎之得妾亦謂得為妾

爾

朱子發曰外以内為家二以三為家外本于内也

虞仲翔謂鼎九二曰二據四家謂四以初為家也

案卦以損下益上為義則上不宜損苟不損九則上

陰位獲益矣故曰弗損益之損九則爲咎弗損故无咎也以下奉上正也故曰吉與五近而相得以六五獲本爻之益故贊曰自上祐以本爻事六五之君故曰得臣謂得臣于五也三者巳之内應故謂之家損三以益本爻故曰无家蓋近得六五則遠遺六二也

右明象占

林黄中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與九二均也然二

征凶而上利有攸往何也曰九二在卦之下損而得中又欲何往也是以征凶上九居卦之終窮則變矣由損而之益是以利有攸往也

右明爻義

林黄中曰初之遄往四之使遄者剛柔之偏勝也二之利貞五之元吉三之得友上之得臣者盈虚之相補也始于遄往終于得臣者始損而終盛也始於大作終于勿恒者始盛而終衰也損而不已

必益益而不已必決始終之辨不其然乎

案卦六爻皆以損有餘為義陽剛有餘隂柔不足九二上九位隂也故欲其弗損而益之以陽六三六五位陽也三在下故損其九以益上五在上故比于上而獲益損下益上之義也初九陽勝故以事遄往而不嫌其損六四隂虚故損其疾已而以遄為喜然則初有餘當損者也四不足當益者也三之損上之益已得其宜者也二以弗損而為益

五以或益爲望外蓋適中而不必損益者也

右明六爻

䷩ 震下巽上

益

賛曰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又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説卦曰益德之裕也　又曰益長裕而不設　又曰

益以興利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向子期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

李子思曰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

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以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則謂之損損上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已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已而不在民

案易內卦為主故損內卦則謂之損益內卦則謂之益也

李季辨曰受損以為益君民之相與也如此古人之于民夫受百畝凡其室廬服食器用之需皆上之人與之至于賑賙之法補助之政又有以濟其不及蓋下之人既出力以奉上上之人必有實惠以及民此損上益下之所以為益也

石守道曰在上益下之義動而巽于民志亦是有益風散雷動而物遂益亦其義也

都聖與曰凡益之道不可一言盡見善則遷益德

之裕也利用為大作益以興利也十朋之龜弗克違損下而不已必益也莫益而或擊之益而不已必決也剛得尊位大中至而有孚惠心益長裕而不設也中行告公從有餘而益下也利用為依遷國不足以求益也益用凶事以益為哀之始也王用享帝得賢者以益上也有孚惠我德有益物之功而物反益之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說卦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右明卦用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林黄中曰兌艮為損震巽為益震巽者長養之日而兌艮者斂藏之時也物極必反道窮必變兌艮之後繼以震巽損而不已必益豈不然哉

程正叔曰盛衰損益如循環然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右明卦序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賛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程可久曰二五當位而應將以致益故利有攸往

藺恵卿曰否之初六往為六四居近君之位上輔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君臣相得此其利有攸往也

郭立之曰益象虛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

李去非曰震陽木也巽陰木也

胡翼之曰巽木為舟楫震動則能涉大川

劉氏曰仁于五行為木道可以涉川則知仁德之可以濟難矣聖人觀象制器作為耒耜以動而入取諸益焉亦所以助天地之施生爾

郭立之曰損益之道相為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

相繼

案損益猶否泰正相反耳

右明卦占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贊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林黄中曰益之初九損之上九也自上而来居坤之下得以貴下賤之意故上言利有攸往而初言利用大作也既曰元吉而又曰无咎與師吉无咎

之義同

耿晞道曰于卦則上自損以益下于爻則上又巽以應下初九之志行矣故利用為大作

張舜元曰震為動作應于六四之巽方益之初上以益下為務乃以事委初初則受上之委利於大作

蘭惠卿曰居益之初自上反下以陽變陰是興利去害初有變更以益天下者也

朱子曰吉凶事也咎理也蓋有事則吉而理過差是之謂吉而有咎興事動衆易有咎也必盡善而後咎可免元者震之初九之象也益之諸爻用享帝用凶事用依遷國皆大有作為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初九為大作之始故以元吉无咎戒之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乾以一陽下交于坤而成震之初九此即損上益下之象益之所以成卦者初九是也上

既施益于下則下舉事必從之斯可以大有為于世矣

鄭舜舉曰損之上三爻唯上得益益之下三爻唯初得益夫得益者非以是而自私也故損之上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之初利用為大作然初九在下位未崇誠未孚必元吉然後无咎

右明爻義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賛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林黄中曰九五六二既相為益矣而初九之剛又自外來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也初至五有龜之象與損六五之稱龜同（張浚元同）益之初即損之上益之二即損之五（李子思曰益者損之反也）是以二爻之辭同所以異者五為元吉而二為永貞吉君臣之道也（李仲永同特道作義）

李季辨曰王九五也用二以助享上帝也

蘭惠卿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九五之王用之則可以享于天帝而獲吉如成湯之用伊尹而能克享天心太戊之用伊陟而能格于上帝也

王輔嗣曰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

朱子曰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又曰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之謂也　又云王九五也帝上九也九

五用六二所弗克辭之十朋之龜以享于上九之象損之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之時故從儉也此爻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而曰王用享于帝吉益之時故從豐也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右明象占

朱子曰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損之六五乃益之六二也損上九吉益上九則凶

郭子和曰損益相須以相成損上益初其辭相屬

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損卦益上故蒙益在六五益卦益下故蒙益在六二

耿晞道曰損在上而蒙益之盛其常也故直曰元吉益在下而蒙益之盛非其常也故永貞吉

右明爻義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贊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李子思曰益之為卦損上益下則下卦皆蒙益者

也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遇凶事而无咎者以在上者有以益之也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三有應于上上來相應而損已以益之有孚之象三陰在三陽之中或損或益皆得其中是之謂中行 又云以二體言之則二五各居其中以全體言之則三四並居其中故三四中孚以三四爲中亦猶益之三四稱中行也

林黄中曰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兵革之事今益之時損上益下具凶荒札瘥之政乎

李仲永曰以臣位之高而處乎遠地民有凶荒之事行一時之權以振之可也故无咎見信任而行之以中故曰有孚中行告于公工而用圭者功成然後告也

李季辯曰居下卦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

也當凶荒之事宜發倉廩以行振救可也如此則无咎有孚中行君苟信任酌中而行之不必待君命也事已然後用圭而告公工蓋民之食必待中覆則无及矣正如汲黯河內之事告公用圭正猶禹錫元圭告厥成功也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損以剛柔當位為過損而凶不當位為剛柔相濟而吉益以剛柔當位而吉不當位為凶

二四五皆當位唯六三不正故謂之益之用凶事

右明爻義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贊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耿𦗟道曰有餘則損不足則益然則損益期于中者也六三六四在中爻之中皆以中行益之

都聖與曰分二體以言之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皆不得乎中者也然合六位以言之二爻

居六爻之中即中爻以言之則二爻居中爻之中

朱子曰三四皆不得中故以中行為戒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

蘭惠卿曰爻本初六往之于外乃為六四遷國之象

朱子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程可久曰衛遷楚丘依齊也杞遷緣陵依晉也卦

體有震互體坤諸侯之象也

都聖與曰四以柔巽之徳上依五之剛健則以弱依强之象

右明象占

李季辨曰四近君非三之比益民之事須先告公上既從然後為之不然則為擅命

李仲永曰三遠于君有振濟凶荒之事若待告而為之則无及矣故必成功而後告也四近君者也

遷國大事也必待告于公工得從然後為之可也

林黄中曰初者四之配也初言利用大作而四言

利用遷國互明之也　又曰二爻皆有利用之辭

變通之義也

耿睎道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生物之序也故

雷風為恒若風而又雷則其事為益故風雷為益

然則所謂益者益之于經常之外也

李去非曰所謂益者益之于常事之外故曰大作

曰享帝曰凶事曰遷國皆非常之辭

李子思曰在初則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是可用之于大事也在二則曰王用享于帝吉是可用之于大禮也在三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是可用之于大裁也在四則曰利用為依遷國是可用之于大遷也天下有是理易有是象為天下者允蹈之乃見其效非虚語也

右明爻義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贊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正叔曰陽實在中有孚之象

蘭惠卿曰不必區區問人而惠之如是則元吉

案此爻無能言者夫以事理言之則我有孚于下而惠在人心不必問而知之也斯為元吉矣則下亦有孚于我而惠我所益之德也以爻象言之則

六二者本爻之正應中無陽爻間閡則有孚于二

而惠在其心勿問而知其元吉矣而六三六四又告于我而或用凶事或依遷國而有孚于我方且惠我從之德也蓋陰陽之情如此損上益下其象亦然本爻為益之主又陽實而饒故為羣陰之所求而相孚者也

右明象占

楊廷秀曰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

右明爻義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贊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胡翼之曰處益之極故莫有益之而或有擊之者

耿睎道曰人道惡盈故也

張子厚曰未嘗損已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卦之

為益而言爾或擊之反莫益之之義為文　又云

陽爻富實在益之上益之極也益之極則當損之

以益下而九五為益之主下三陰皆受益于五而已之澤不下流故莫有益之者言无所用其益也益之極而无所用之必有慢藏誨盜之招此或有自外來而擊之者也立心知此之不可恃而散之于下則可茍以為恒凶之道也益之為卦恒之反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之窮則將變而為恒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勿可恒也不然凶矣

右明象占

說卦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案此借此爻之義以明其旨非釋本爻之義

案益以損上益下為義故上三爻皆損之以益下而下三爻皆受上之益者也唯上九處益之極卦之

將變故或擊之而凶六三之益用凶事因上九之凶而取義也損上益下正在六四故有遷國之象

右明六爻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藩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厚齋易學卷二十二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八

經下篇 考姤

☱☰ 乾下兌上

夬

楷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程正叔曰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

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

林黄中曰山附于地山宜在上者也剥而落之是以謂之剥也澤上于天澤宜在下者也決而潰之是以謂之夬也

程可久曰柔乘剛小人凌君子必決去之

耿䣭道曰合五剛以決一柔其勢順而易若決水

然

雜卦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李子思曰序卦始乾坤終未濟者男之窮也雜卦亦始乾坤而終夬者小人之窮也孔子之意以謂未濟雖有不盡之意然象為男子之窮不若決為小人之窮也故變文以為六十四卦之終

林黄中曰不曰小人道消而曰憂者此聖人之深旨也雜卦六十二皆一辭而已蓋有合兩卦而言

之者獨夬遘疑於辭費夬之四言又系於雜卦之末夫以五剛而決一柔君子之道可謂長矣而小人之道其窮若此能勿憂乎我盛而長則无意外之慮彼窮而憂則有先事之防然則以五剛而決一柔吾未知勝負之所在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說卦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明卦用

程正叔曰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

林黄中曰自益之夬震變為乾巽反為兊益而不已則上九之兊澤乘乎九五之天位澤上於天必決之象也

李子思曰陰卦之序先剥而後遘陽卦之序先復而後夬蓋自復之一陽而至夬之五陽者君子漸

進之象也自剥之五陰而至遘之一陰者小人漸退之象也易卦之序其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其微旨蓋如此

右明卦序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游定夫曰揚於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

郭子和曰始自王庭孚號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

耿睎道曰王庭君子之所聚也合五剛之象也林黄中曰五天位也王者之象也庭外而虚也九五為王宫上六有王庭之象

都聖與曰乾至剛實有孚之象兊為口舌號令之

象

蘭惠卿曰孚信以布號令明上六有危厲與衆棄之邑者位也明言布告自爾上六之位言不當乘五陽也

程可久曰告自邑可也即戎不可也戎指上六窮寇不可迫也

李季辨曰小人竊威福之權利在興兵君子於此欲舉兵以誅之則惡在君側其勢不順

李去非曰獸窮則搏蠆毒在尾決之於欲窮者尤當防小人反噬也

張舜元曰利有攸往以至剛長乃終而後已以此見小人雖少亦不可容之於朝廷之上也

張子厚曰除害務本故利有所進

毛伯玉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夬之世實然聖人蓋勉而進之則克終矣非謂進而不已不留餘地也

右明卦象占

楊廷秀曰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

李季辨曰一陰在五陽之上衆皆去而一獨留小人之據尊位而在君側善固結其君而未易動者也將誅君側之小人辭雖直而勢不順自古寡謀

淺慮輕舉妄動身戮而國隨以亂者皆不明夬決之理者也故處夬之道其為危懼警戒之辭者不一聖人之示後世者深矣小人彌縫之計密而君不以為疑必揚其過於王庭使人主明知其為小人也信號令於衆謂將有危事使舉朝皆知其為小人也又告令於其邑使舉國皆知其為小人也不利即戎小人利在興兵也

李子思曰上下无陰則一陰者衆陽之所與也上

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為比九三與之為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獨初九九二耳又遠於上六雖欲決之其勢有所不及故曰有厲有戎有凶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而无一跌之虞矣

鄭少梅曰陰傅於五五于四皆屬之是謂之兊卦所謂包陽之陰挾君子之小人所以難去爾

右總明彖義

初九壯于前止往不勝為咎

贊曰不勝而往咎也

都聖與曰壯言其健也前言其進也止言其行也

咎言其无應也

郭子和曰大壯初九壯于止而此曰壯于前止又

欲速其進也

李氏曰壯于止征凶當壯之初而戒其用壯也壯

于前止往不勝為咎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也

藺惠卿曰卦以夬名往則未必不勝然聖人之道于未決之初必圖萬全慮勝而後動茍不勝而徒往則為咎有戒之之意非惡之也

毛伯玉曰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聖人于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

王景孟曰居夬之初倡決柔之謀者也先衆而動

之象也必有全勝之道而後往往而不勝咎將誰執

案初去敵最遠又遠于君欲鼓衆而前以決在上之小人以剛居陽過于剛者也萬一不勝則為咎矣為初九者聽倡而動可也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大壯四陽也進而五陽夬也二卦者皆陽盛之卦下體皆乾故夬與大壯在下三爻其義

則同所以戒乾陽之上進初无有二而初爻尤寓深戒

右明爻義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賛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可久曰九五發號者也本爻奉號令而警惕者也上六應九三有見乘之理而不見其迹莫夜有戎之象以柔犯剛以危犯安故可勿恤況能惕懼

者乎

李季辨曰二與五同德既信於君矣但謹懼而施號令於邑使小人无所容則其勢自衰小人罪彰利在為亂故莫有興兵之意本爻不可啟兵端但勿恤之則其計不行

林黄中曰易以下卦為晝上卦為夜本爻之視三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九三之夕惕也三與上為應四與上同體則有戎勿恤不亦宜乎

張舜元曰兑為兵戈故曰有戎本爻剛中而善斷知其剛長而足以制之乃戒諸剛曰勿恤

毛伯玉曰警之則可應之則不可彼之計將出於徼倖而吾不為之動則其技窮矣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初過于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二處中居陰而无過焉是以有謹戒不虞之義

鄭少梅曰聖人以陰陽明君子小人可謂謹嚴矣

否次泰觀次臨遯次夬明小人之代君子復次剝大壯次遯明君子之代小人也然獨于剝之一陽夬之一陰雖窮而深憂者何也以剝陽足以制二陰而為艮夬陰可以御二陽而為兊耳夬之一陰既可以御二陽而下卦之三陽其一為我應矣唯他位之陽為敵而又遠于上有三四五為屏翰豈不為之深憂乎

蔺惠卿曰初九則夬勝於大壯九二夬亦當勝乃

惕號莫夜有戎何也蓋大壯則有六五之應而夬則九五不應反比上六故也

右明爻義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贊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王輔嗣曰頄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頄也頄今

顴

案或疑咸之象腓股脢輔未嘗逆施今初為趾而四

為臀何也曰是與咸異咸合六爻以為象猶剝艮之類也夬則分二體以為象猶大過鼎之類也故三在下卦之上為頄四在上卦之下為臀六爻不相蒙也不然臀下體也上體烏得而象之此易之所以為易而不可以一說定也

李去非曰小人見其壯于頄面則思防之是以有凶也

都聖與曰有凶者不能必无之辭

王景孟曰聖人戒其過剛也頄剛物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于顔面此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可不戒乎

王説得之大壯之陽進一步則為夬故夬之初三兩爻猶以壯為象葢陽自壯而浸長也

右明壯頄之凶

李仲永曰君子夬夬與衆偕行而我獨往應於上

六

九家曰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爲陰所施故遇雨也

蔺惠卿曰遇者不期而會也見穀梁

程正叔曰易中言雨皆謂陰陽和也

張舜元曰兊爲雨澤

程可久曰遇雨若濡猶詩人言厭浥行露也

李子思曰五陽同決一陰而已獨爲之應則衆陽

焉得不慍（都聖與同）然而終以无咎者以和説為夬而不至傷暴則小人甘心於引退矣

右明君子夬夬獨行遇雨之无咎

張知常曰決小人之道當不惡而嚴壯于頄所以凶也反之則无咎

毛伯玉曰自重剛言之則有凶自有應言之則无咎聖人所以兩言之　又曰雨者所以解也其徒必有慍之者終无以咎我何也勢在彼而吾以應

從之是枉道也勢在我而我往懐之何求于彼也

上六窮而无歸也茍有所歸將不為厲矣

馮當可曰夬決之壯見于外貌而中不能无應之

之心隂陽之情不能无私九三不勇決者牽于欲

也

此言爻之情

衆陽勇決一浸消垂盡之隂宜无難者易之卦爻

之辭多凶咎艱難何也上六近比九五挾君之勢

以臨下九三居乾健之極比諸爻尤勇于決者也

苟用其壯見于顴面不顧其君而勇于決君側在

巳上之小人其取凶必矣故曰有凶有凶之理非

謂其事之凶也惟不隨衆陽之決而獨行以遇之

與之和說則雖不免衆陽之慍而可以无咎其彖

贊所謂決而和者歟

右明爻義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贊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程可久曰臀上體之下膚陰柔也

耿晞道曰衆剛皆以夬爲事而爻乃居陰止而不行則三陽並進而見侵于下故曰臀无膚

朱子發曰四本大壯震震爲足欲前而九五礙之又柔而少決則却而不前故其行次且

李氏曰離乾而居兊則知說而不知健以剛而居柔則欲決而泥于和故止則不能安有臀无膚之

象進則不能前有其行次且之象若是者不果於為決也

李季辨曰爻與上六同在君側位望已重無意除亂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故曰臀无膚欲往則與上六同事心不能斷故曰其行次且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贊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蘭惠卿曰若能牽引諸陽以共決上六則非位之

悔可亡然不中不正終不能聽信此言

都聖與曰牽羊則在三陽之前率先以進者也

張子厚曰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易為力

朱子曰當其前則不進隨其後則可以行

程可久曰方孚號之時不赴事功有聞言不信之

象

張舜元曰以兌居坎之變（本爻九六為坎）變兌為口舌坎

為耳坎變故聞言不信

李仲永曰處衆剛之閒无應又不當位故聞言不信自用者也

馮當可曰闇弱之人利害之際中既無主謀亦不從蓋常態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諸爻皆通大壯言之然則羊非兊也大壯所謂觸藩者也大壯之三已觸者也故不能退不能遂夬之四欲觸而未果者也故臀無膚其行

次且進退皇惑之間其象畧同

李氏曰下三爻與大壯同者同於為乾也上三爻與大壯異者震兑之體殊也

案臀无膚則羊已觸矣特大壯止九四一陽為藩故決之則角不羸本卦則九四之上有九五焉據大君之位未易進也故必牽之而後進大抵二卦相因為義故藩決則壯亦取夬象夫合六爻一體觀之則壯四陽夬五陽上進而消陰此卦

之所以為義也分上下二體觀之則乾之三陽本在上之物下非所居勢必上進不容有一陽爻之當其前故壯夬二卦乾三爻率與上卦為敵其或相應者陰陽之情也

右明爻義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贊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薊惠卿曰諸儒以莧陸為上六愚以為本爻若上

六則當言夬夬莧陸而不當言莧陸夬夬也本爻以剛居陽故亦曰夬夬莧陸二物生於潤澤今九五之夬如莧陸之不免外資上六兌澤之濡潤為夬之主而不能決去小人內接四陽外比上六君子小人皆兩存之中道而行止可免咎

馮當可曰九五率衆陽以決一陰乃不能去豈非如莧陸之浸潤而失其剛決者邪猶剛明之人久與小人處不能無惑者惟其居得中道故

勉為夬決之事決之又決而決不足也五剛明之主也四陽同徳比義決去一陰而猶若是下于此者何如哉嗚呼使小人得用而在上位據要勢雖當時士君子所守不固亦或助之雖人主剛明樂其説已亦或安之其去之之難觀夬之象可為太息 又云決陰者陽也卦三陽位初九遠而在下位不能決者也然則居陽位者下卦惟三上卦惟五二爻當合力決之故于二爻言夬夬

而三有相應之情上有相比之說故一陰之夬至於揚于王庭孚號有厲也

右明象占爻義

上六无號終有凶

贊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劉長民曰小人乘至尊雖无號令終必有凶況號令嚴信告自下邑而共決者哉

李季辨曰決而至此不假號令亦知其凶矣

程可久曰柔處上窮之地下乘五剛宜有命令使知畏懼不然罪大惡積終于有凶不特凶于小人亦凶于時故以終為言

案卦有三號彖為孚號九二為惕號上六為无號兊之口自天而出令故為渙汗其大號之號彖之孚號者孚於五陽也二之惕號戒謹而布於下也上之无號者已揚於王庭矣雖无號小人終不免凶況孚號之大者哉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初有志也下而无力惟二犯難而无恤三巳牽于應四則闇于事五為陰所惑當夬之時五陽盛長以去一陰其中倫類尚有不可倚仗如此去小人何其難哉

林黄中曰夬之君子不患其不能決而患其不能和故三陽位雖處得其道僅能无咎

李季辨曰五陽決一陰而五陽皆未善初不能決

二未成決三與為應四與同體五有右之之意以見小人為計之密君子受其欺而不知覺聖人于爻時反復設諭獨詳于他卦君子處此可以自謹

案于剥見剥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使君子者致謹于待小人之際不可以易心處之

右明六爻

䷫ 巽下乾上

遘

贊曰遘遇也柔遇剛也雜卦同 又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遘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遘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遘

林黄中曰一柔而遇五剛爭亂之道也而何遇之

云乎謂夫陰方來而始與陽遇是以謂之遘也

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遘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律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是遘主陰遇陽而言也

蘭惠卿曰陰生于午與陽相遇于中途

林氏曰聖人内剛而外柔内君子而外小人以陽為主陰為客故陽來謂之復而陰來謂之遘也豈

特聖人之心然哉亦天地自然之理而已矣

趙氏曰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一陰之生曰遘則若始相遇然蓋聖人内君子外小人之意

集觧曰小人有不正之行而遇時

亦有此象

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下有風遘后以施命誥四方

右明卦用

程正叔曰物之决判則遇合不合則何遇遘所以次夬也

林黄中曰遘之成卦夬之反也乾反居上兊反為巽初上相易而成卦也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剛柔相推時之運也窮于上必反于下決于此必遇于彼自然之理也

邵堯夫曰復次剥明亂中生治乎遘次夬明正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遘

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

右明卦序

女壯勿用取

贊曰不可與長也

朱子發曰女德巽順而剛壯故曰女壯

此深得其旨餘說旁通而曲暢之者也或謂巽長女故稱壯然復之震亦長男不稱壯何也

金氏曰巽女既長矣五月之卦一陰用事剛不能

制是謂女壯
程可久曰陽旣壯曰大壯陰始生曰女壯者言于將壯也初六以巽上承未有犯上之意九五剛中正命二制之在下得防微杜漸之義
李去非曰復遘者皆初生之爻也于復言朋來于遘言女壯于潛龍言勿用于女壯言勿取一陽之未得其朋而知其必以朋來且為君子喜也一陰之未至乎壯而知其必以女壯先為小人戒也故

潛龍勿用以養陽而女壯勿取以抑陰其實則憂君子之至矣

楊廷秀曰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而必曰朋来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以為君子憂而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又曰勿用取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況親暱之為同室之人乎

都聖與曰夬五陽已盛而猶以剛長為貴遏一陰方生而遂以女壯為戒則陰陽雖相為消長君子小人雖相為盛衰而陽長則萬物生君子進則天下治乃人之大情天下之公願而作易者之所不能違也

右明卦象

蕑惠卿曰一陰始生小人始長苟與之進遂至于剝君子故曰勿用取也游定夫同

李氏曰女以順為正取女者將以永終也今柔有變剛之志則女必用壯有不可勝者非永終之道故贊曰不可與長也

李仲永曰男不下女亦勿取之義

或以為五陽皆求非貞女故勿取失其指矣

李季辨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重卦至此蓋知後世有非常之變也初六一柔以漸而長既進而二又進而三未有咎也進而至四則有无魚之

凶進而至五則有自天之禍又進而至上則始有上窮之吝而于彖則曰女壯勿用取女一陰尚微預言女壯戒以勿取其三代未有之變乎其知漢唐之女禍乎武王數商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然不過唯婦言是聽而已未至如後世之冠屨易位也漢呂氏之禍猶曰與帝並與雖制政房闥而于大臣猶有所畏憚至唐武氏則矯假威福臨制天下使天下之人重跡寢息稽首以聽命而不

敢作為天地為之易位者數十載此三代以來所

未聞聖人逆知之于遯見其義　又曰女子之道

易以說人一為所牵則事去矣

右明卦占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贊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李氏曰金柅者剛而止物九二之象也初若牽繫

於二柅而不行則剛柔之分正而吉苟无以止之

將有攸往則變剛之志逞矣故見之則凶

蘭惠卿曰金者剛也柅者木也指九二巽木之陽

九家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喻以初宜繫二

也順二則吉復往見四則凶矣

此說近古而得經之旨以初而言二是也見之

義亦密下卦巽為繩故有絲繫之象

李仲永曰女待男行者也不待男行而往見之凶

也

程可久曰以柔在下有豕之象繫于金柅言見制於九二之剛乃不㢮亂故貞吉若有攸往則以柔變剛故見凶于攸往之後非凶于初也

案此告初六之辭故使之遇九二得陰陽之配則吉不可復往見九四之正應則凶也陰以下為貞居卑下得婦人之正況既遇二不可復見四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亦貞也此欲一陰之止而不欲其浸長故告之若此若以正義言之舍正應而惟其所

遇與蒙六二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何以異哉

右明繫于金柅之象占

李去非曰羸豕之孚信于其類也陽爲龍陰爲豕

蔺惠卿曰豕指初六之陰

趙氏曰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豕而羸之猶絲而繫之也羸之者九二也然九四正應其情相孚故蹢躅而欲決其羸以往也觀此象也則一陰決非羸中之物

右明羸豕之象

王景孟曰卦之所以為遘者在此一爻吉凶實於此乎判也有以制之則吉無以制之則凶

朱子曰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趙氏曰旣言固止之為貞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為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

戒也復言羸豕之蹢躅以見小人之情狀

馮當可曰此卦不相應何也曰相應者素也適出而相當者遇也非素也初遇二則為二所得豈復有應四之理

或以初應四而繫二為疑林黄中曰卦以遇為義蓋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

案聖人取象金柅以見九二之剛制于初六而繫之矣然初六之情狀雖與二近而相得浸長之勢決

不已也故以貞吉曉之復以往見凶戒之猶以為未盡也復取象于豕以見初六之雖絓繫在下而衆陽之所求其志皆足以相孚雖羸之而不能進其躁而動固不自禁也軼其繫羸則浸浸上行矣可不戒哉可不憂哉

右明爻義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

贊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虞仲翔曰賔謂四乾尊稱賔二据四應不利四也

李去非曰魚陰物喜伏而惡見小人之象剥之貫魚遺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剥六五无不利而本爻无咎

李季辨曰初之魚進而至二入二之包也

王介父曰四自外至賔之象也

朱子發曰初本應四而二据之宜有咎然陰出遇陽于遇道為得故无咎 胡翼之劉氏同

李仲永曰包者治也魚則民也有民之少不可以分治也故不利賔

右明象占　或者以賔為衆陽以九四无魚之象觀之不待辨矣

程正叔曰二與初密相遇者也在他卦則正應於四在遘則以遇為重

李子思曰一陰初來遇剛則從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初本應四遇二得之則為主而

四為賔一民不可以有二君不可更及四也

案因有魚之象故言賔盖魚可以充賔客如婚禮有賔在焉為酒食以待鄉黨僚友則當及賔而此魚至寡僅充已食則不能及賔矣假此義以明一陰不可以遇二陽亦不容于上進也孔子贊意又以義言

右明爻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贊曰具行次且行未牽也

耿睎道曰二方有初而三乃乘之是以見侵於二而有臀无膚之象

馮當可曰與二有競理故也三次且不前有顧戀之意而初終不與

朱子曰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而无大咎然則小小悔咎亦不能无之蓋以其有爭初之心也

案臂以二在後取象夬之四亦取象于臂者以下卦在其後已當其前也本爻之取象于臂者以九二在其後已當其前也見侵于後故无膚欲進而前行則未忍舍初而去欲止而退却則又以二之侵于其後故次且處多凶之地而廹于爭奪之傷故厲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遘三四反對之

爻與損益二五同

李氏元量曰雖剛而體巽其性入而伏有下爭初之心焉初已入二之包非已所可得是以見侵且傷而行次且夫以其見侵且傷故厲以其行而欲避故无大咎

楊庭秀曰一卦五陽而一陰則爭赴于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則必爭赴于一魚初六之一魚二最近近最先得三乘而爭之爭則必傷傷則必郤郤

而不力爭雖不得魚无後裁故无大咎

李子思曰易之六爻惟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

右明爻義

九四包无魚起凶

贊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胡巽之曰初與二相得而失四之應是二包有魚

而四反无魚也

程正叔曰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二矣四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

林黄中曰包而无魚則亦已矣何咎之有起而爭之斯為凶矣

都聖與曰書所謂用作凶

李去非曰微有動象則凶隨之不待有攸往矣

右明象占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贊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陸希聲曰初有意于五此瓜蔓滋延之象五以重剛下際于一陰杞根深之象

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　又曰有隕倏然而有之象

李去非曰杞高木而葉可以包物瓜實多而易潰

以陽包陰有變離之象故為含章

案五陽宗一陰而今爻為遇之主夫以陽覆陰謂之包以陰奄陽謂之含五高而初在下故有以杞包瓜之象初六浸長而遇五以承之故有含章之象杞之包瓜九五包初六也含章初六含九五也其交相遇如此夫九五之包初則猶有制之使不上進之義初之含五則由浸長至五其象為剥矣上九在九五之上天之象也懼初之剥巳也則擊

而隕之使瓜下墜而安于在下之貞焉故曰有隕自天隕亦剥之象也天亦天之命也聖人扶陽抑陰見于爻象微意如此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瓜者延蔓之物引之則日滋夷狄小人之象也以杞包之者勿令出于杞也亦金柅之義也隕者瓜之落也

李子思曰所制者在一陰六爻之中曰豕曰魚曰

爪皆所以喻一陰　又曰陽明謂之章易遇陰中之陽皆曰含章

集解曰有隕自天奉天命以翦凶孽也五陽同功一陰為亂若不除去是舍命也

右明爻義

上九遘其角吝无咎

贊曰遘其角上窮吝也

蔺惠卿曰角者如獸之角最居首上如晉之晉

其角也

耿晞道曰角者剛上窮也

林黄中曰上九志在于遇斯遇其角矣

李子思曰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而巳獨以剛亢在上不能下與物合是為吝道然陰方漸長而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繫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絶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

悪

案卦以遘為體六爻无非遘也遘而剛窮于上其象為角去初之陰最逺故吝然遘者陰長之卦陰長至上則為坤之龍戰矣惟其无所遘遇而陰不至于剥陽雖吝而无咎

右明象占

李氏元量曰遘之諸爻或以所承如初之于二或以所應如二之于五皆得其遇也上雖與三為應

而三方志于下是以窮而吝三欲爭初則臀而无膚四欲應初則起凶上獨剛以自守雖无遇而上窮視三四則有閒矣是以无咎

朱子曰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

九三類

右明爻義

趙氏曰當遯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之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

可往而又于九二九四九五言所以包制小人之道九三重剛不中近于高亢上九以陽剛居一卦之終髙亢而上窮故厲而吝然而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案凡外三爻者内三爻之應初之有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之包有魚故五則以杞包瓜三之臀上之角此厲无大咎則彼吝而无咎遠近淺深之間耳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二